

苦撐大半年含淚結束工作室初心猶在 製作人Rosa堅持追夢 至死方休

對於資深製作人葉文萱（Rosa）而言，荃灣這間六千多呎的工作室，四年來盛載了一段又一段難忘回憶。明星歌手在這裡排練，鼎爺在此拍攝飲食節目，傷殘人士曾在此舉辦活動。從最初一間殘舊破落的機械工廠，經Rosa一雙巧手精心設計，變成一間一應俱全的工作室及排練室。不過，早前到訪Rosa的工作室，只見這裡已幾近清空。「這裡的租約到三月底，實在沒有任何辦法了。之後如何，實在不知道。」這位入行28年的製作人，經歷過各種高低起伏，2003年沙士殺埋身「唔識死」，照樣全程投入進行外景拍攝。想不到，新冠肺炎來襲，卻讓她遇上了最難打的一仗。在農曆新年期間，Rosa思量了很久，疫情令她看不到前路，唯有忍痛結束這個凝聚了她多年心血的地方。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■ Rosa 早年從事電影拍攝工作。

四年前，Rosa成立了「利進娛樂有限公司」，並在荃灣租了一個工作室。她仍然記得，當日工作室正式啟用之時，她特意舉辦了一個盛大的開幕派對，還邀請了眾多明星好友出席。此後，Rosa不斷在這裡添置各種設備、傢具，把這裡變成拍攝節目的地方及排練室，明星好友不時上來聚會聊天。熱心的Rosa也不介意向社福機構借用場地，讓青少年及傷殘人士在這裡舉辦活動。想不到，四年後的今天，卻因為疫情影響，公司原來安排好的工作全告取消。「完成一個項目，最少要三個月，最長試過一年。鋪好整條路後，一通幾分鐘的電話便取消了，接到第一個電話，真是『喊咁口』。」Rosa慨嘆。前路茫茫，她無奈地結束租約。

原本工作安排至本年中

Rosa以往從事電影及電視劇拍攝工作，回港後則主力音樂及網劇製作。公司經營的業務廣泛，包括演唱會、影視作品拍攝及製作，也會為各類型機構籌辦大大小小的活動。然而，去年下半年的香港政局持續動盪，社會紛亂不安，公司一部分已敲定的工作被迫取消。後來，等到社會氣氛逐漸緩和，以為撥開雲霧見青天，卻沒想到竟殺出新冠肺炎。原本已經安排至本年中的工作，因為疫情關係，被迫一一取消。半年來已是苦苦支撐，後來疫情來襲更是雪上加霜，一邊廂公司零收入，另一邊廂卻要繼續支付每月達五位數的租金，再加上員工薪金及各種雜費，負擔實在不輕。

鑑於當刻疫情依然嚴峻，作為公司負責人，Rosa實在望不到前路，無奈之下唯有結束自己一手一腳打造的工作室。到訪那天，工作室原有的設備已被搬走，剩下的傢具及廚具放上價錢牌，靜候有心人把它們領回家。交吉前，Rosa不計成本，把工作室的物件低價出售，只為找到有心人能好好「照顧」它

們，眼看物件已賣得七七八八，一切來得太突然，憶起四年來在這裡的快樂時光，會難過得流淚。

新冠肺炎疫情持續，香港百業蕭條，早前，政府公佈，本年1月至3月的失業率為4.2%，創下九年新高。各行各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，誰也不能獨善其身。自疫情爆發以來，不同界別包括旅遊、零售、飲食、藝文及教育界別均先後發聲，希望政府為業界提供相關援助。

資助很重要卻遭政府忽略

政府也回應了業界的部分訴求，推出相關措施以解業界燃眉之急。其中包括為零售戶提供一筆過八萬元資助等，同樣受疫情而重創的藝文界，也獲政府過億元的撥款資助。然而，覆巢之下，豈有完卵？因受影響的行業着實太多，往往有行業成為漏網之魚，Rosa所從事的製作業便是其中之一。「早前有個行家問我，為何別人有八萬元資助，而我們沒有。我說我也不知道，我們真的不知道到哪裡找人。」Rosa說。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早前推出，Rosa認真地研究過當中細則，發覺仍未能受惠。

Rosa的狀況在行業內絕不是孤例。

■ Rosa表示現正籌備製作一些教學課程。



■ Rosa亦曾與一些社福機構合作辦活動。

在這段「零工作」的期間，她常常和一班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的行家好友通電話，彼此交換一兩句安慰的說話，偶然會說句「無嘢

嘅」——儘管大家都明白了自己在迷霧中，找不到出路。她續道，製作行業是一關三大，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，即使申請銀行貸款也不會獲批，也沒有相關的基金可供業內人士申請，在求救無門的情況下，也希望政府能當一盞照明燈，在迷霧裡為業界帶來一點光亮。

Rosa說：「其實這行業的field很大，香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製作公司，但不知道為何（資助）沒有我們的份。八萬元的公司資助對小型製作公司絕對有幫助。例如有些公司可能月租一萬元，那八萬元已經可以幫到很大的忙了。」她直言，身邊認識的一些行家，每日都在「喊救命」，所有工作都取消，也不知道眼下的境況還要持續多久。Rosa也作了最壞打算，她預計最快要到本年12月，情況才會明朗。

28年來最慘一疫 計劃製作教學課程 尋生路

經歷過97金融風暴、03沙士及08金融海嘯，Rosa坦言「娛樂的載歌載舞永遠都有」，因此，即使經濟環境不濟，仍然不缺工作，快速回血後，社會上歌舞昇平一切依舊。然而，卻沒想到，新冠肺炎的來襲，改變了長久以來「馬照跑舞照跳」的景象。為了截斷病毒傳染途徑，各種表演場地及娛樂場所被勒令關閉，可說是前所未有的，娛樂活動幾近停擺，致使香港這個不夜之城近月來顯得格外蕭瑟。「以前好似好快無事，但今次真是（入行）28年來最慘的一疫。」Rosa說。Rosa從小便認定要當導演，於美國讀完大學後，曾跟隨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輝學拍攝，回港後入TVB工作，後來跳出「大台」，繼續追尋自己的夢想，數年前更開設自己的公司。憶起自己過往的種種經歷，Rosa常常會忍不住大笑，與原本談到前路時愁雲慘霧的氣氛形成鮮明對比。記者打趣問她，可會索性提早退休？「不會，到死那天仍會手執機器拍攝。」前路未明，但日子還得繼續過。現時，Rosa正計劃籌備製作一些教學課程，也會繼續進行劇本創作。等待疫情完結的一天，把自己一些醞釀已久的點子化成影像。



■ 工作室以往曾用作舉辦不同活動。



■ 工作室曾用作舉辦長者飛鏢比賽。

逆境下的香港人系列

2020庚子年，新冠肺炎肆虐全球，顛覆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秩序，殺大家一個措手不及。這段時間，我們或許努力地回想，原本的正常生活究竟是如何？對香港人而言，這段日子肯定也不好過。一方面，疫症的出现，令17年前沙士的慘痛回憶在港人眼前逐格重播；另一方面，它亦影響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富翁窮人無一倖免。然而，除非時間停頓，否則日子還是得過下去。在此系列專題中，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了不同年齡、背景、背景，了解他們「疫境」之下的故事。感染數字總有歸零的一天，但疫情重創社會民生與經濟，帶來眾多「後遺症」。此時此刻，前景仍不明朗，香港人唯有盡力過好每一天。

電影武術指導： 疫情成「最後一根稻草」

自去年6月開始，慘烈風波席捲香港，加上今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，香港電影業發展急轉直下，電影開拍量近乎零。而對於本來正在走向衰落的電影武術指導行業，更是雪上加霜。

■ 梁博恩（中）曾擔任電影《擊鬥女神》的動作指導。



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港產片，無論是在質量還是票房上都創造出驚人的輝煌，《英雄本色》、《黃飛鴻》、《東邪西毒》等電影蜚聲遐邇，驚心動魄的武術動作造就了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。「有時間開工，沒時間花錢，通告一組接着一組，每天的薪酬攞得老高。」從事電影武術指導工作20多年的姚培樹，近日在接受記者專訪時，回想起曾經的盛景不禁唏噓，「英雄白頭，香港武術指導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還了」。

姚培樹說，近年來，由於香港出品量大減，其中文藝片又佔多數，一部戲僅有不足10場打戲，武術指導行業因此逐漸沒落，不少同行紛紛轉行，做司機、地盤、侍應等工作的大有人在，全港仍在堅持的武師不足百位。「這次疫情只是（壓垮駱駝的）最後一根稻草。」姚培樹雖然看不到武術指導這個行業的前景，但他認為目前香港武術流派百家爭鳴，詠春、太極、南拳等亦走入香港的課堂，相信香港的武術精神會經久流傳。

「默默無聞的小角色，是時候準備退出舞台了。」懷緬昔日武打片盛行的年代，看着港產片逐漸走向沒落，姚培樹對記者說，他已在疫情下無奈結束自己20多年來一直堅持的武術指導工作。

同樣在武術指導行業打拚多年的梁博恩也告訴記者，武術指導多為散工，只有劇組開拍的時候才會簽約。新冠肺炎疫情之下，全世界電影行業停頓。雖然有電視劇集可以拍攝，但在「限聚令」等防疫措施下，香港影視行業也未能豁免，不少計劃內的外景拍攝都被迫延期。開工不足或根本無工可開，讓眾多從業員「揭不開鍋」。隨著疫情放緩，內地不少影視公司最近已分批復工。梁博恩本想去「碰碰運氣」尋找一條出路，但鑒於強制檢疫等相關措施，到內地或返回香港都需要隔離14天，經濟負擔和時間成本大增，這令他感到進退兩難，「沒有辦法，現在抗疫最重要」。

文：中通社



■ 姚培樹在疫情下無奈結束自己的武術指導工作。